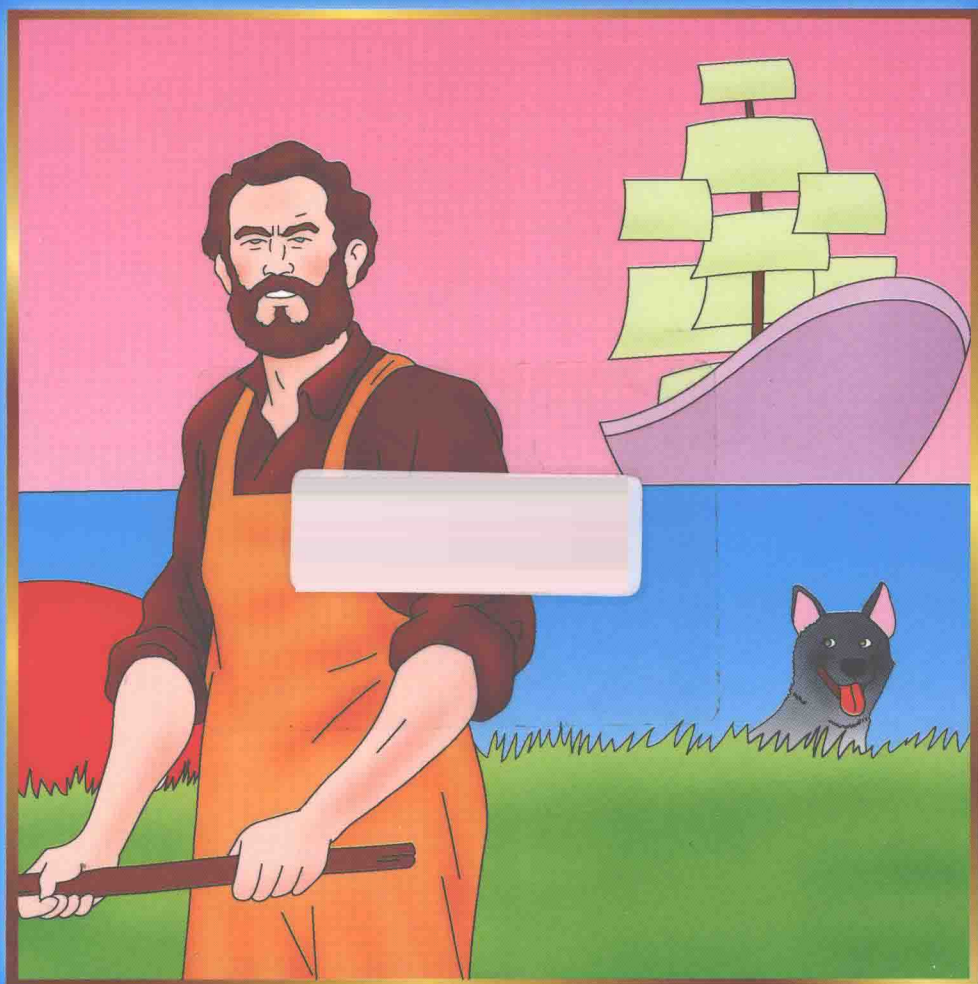


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（2011年版）课外必读书
世界少年儿童文学名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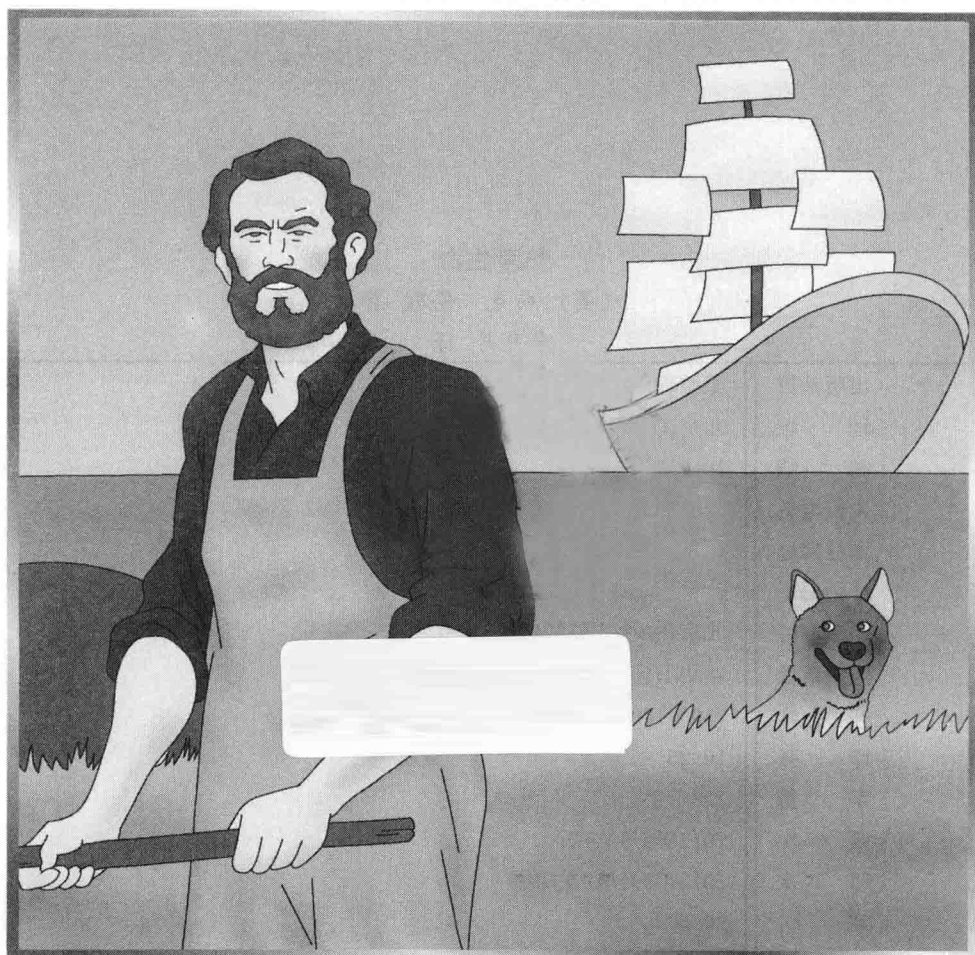
热爱生命

（美）杰克·伦敦 著 李丹丹 译



热爱生命

(美) 杰克·伦敦 著 李丹丹 译



北京·旅游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贾东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热爱生命/(美)杰克·伦敦(London, J.)著;李丹丹译. —北京:旅游教育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-7-5637-2328-7

I. ①热… II. ①杰… ②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
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3936号

热爱生命

(美) 杰克·伦敦 著

李丹丹 译

出版单位	旅游教育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
邮 编	100024
发行电话	(010)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(传真)
本社网址	www.tepcb.com
E-mail	tepdfx@163.com
印刷单位	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0.25
字 数	128千字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6月第2次印刷
定 价	20.50元



(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)

导 读

作者简介

杰克·伦敦，美国小说家。生于旧金山，他来自“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不堪的底层阶级”。他大约是个占星术家的私生子，在一个既无固定职业又无固定居所的家庭中长大。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。美国传记小说家伊尔文·斯通在他的《马背上的水手》里称他是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。他的作品不仅在美国本土广泛流传，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。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享有崇高地位。

杰克·伦敦24岁开始写作，去世时年仅40岁。16年中他共写成长篇小说19部，短篇小说150多篇，还写了3个剧本以及相当多的随笔和论文。

这些作品共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陌生又异常广阔的世界：那荒凉空旷又蕴藏宝藏的阿拉斯加，波涛汹涌岛屿星罗棋布的太平洋，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线，形形色色的鲜活人物，人与自然的严酷搏斗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。

杰克·伦敦的创作，笔力刚劲，语言质朴，情节富于戏剧性。他常常将笔下人物置于极端严酷，生死攸关的环境之下，以此展露人性中最深刻、最真实的品格。杰克·伦敦赞美勇敢、坚毅和爱这些人类的高贵的品质，他笔下那“严酷的真实”常常使读者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。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美国西部的淘金者在返回的途中被朋友抛弃了，他独自跋涉在广袤的荒原上。冬天逼近了，寒风夹着雪花向他袭来，他已经没有一点食物了，而且他的腿受了伤，鞋子破了，脚在流血。他只能歪歪斜斜地蹒跚在布满沼泽、丘陵、小溪的荒原上，非常艰难地前行着。

就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匹狼。他发现这匹病狼跟在他的身后，舔着他的血迹尾随着他。就这样，两个濒临死亡的生灵拖着垂死的躯壳在荒原上互相猎取对方。为了活着回去、为了战胜这匹令他作呕的病狼，最终在人与狼的战斗中人获得了胜利，他咬死了狼，喝了狼的血。最终他获救了，使生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。

写 作 背 景

本书是以阿拉斯加淘金热为背景所创作的。在1879年3月杰克·伦敦踏上了淘金之旅。他和三个同伴在寒冬到来之前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了靠近北极的育空河，在那儿度过了冬天。

可惜他们并没有新鲜水果和蔬菜，杰克·伦敦得了坏血病，只好回家。他和伙伴们驾了一只船，用19天走完了1900英里的航程，来到白令海峡，从那里回到了加利福尼亚。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已经勾勒出了一些小说的轮廓，后来写了出来，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名声，也让克朗代克的一些人和狗的故事广泛流传。

思想内涵

《热爱生命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小说家杰克·伦敦最著名的短篇小说，这部小说以雄健、粗犷的笔触，记述了一个悲壮的故事，生动地展示了人性的伟大和坚强。

小说把人物置于近乎残忍的恶劣环境之中，让主人公与寒冷、饥饿、伤病和野兽的抗争中，在生与死的抉择中，充分展现出人性深处的某些闪光的东西，生动逼真地描写出了生命的坚韧与顽强，奏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，有着震撼人心魄的力量！

阅读要点

1.丰富的描写手法

杰克·伦敦很擅长描写周遭环境，通过描写环境和人物动作、心理活动来塑造意境，烘托出了主人公的苦难和进入绝境的感觉，然后又用意境来衬托出主人公的精神品质。

2.曲折的情节

杰克·伦敦的创作，笔力刚劲，语言质朴，情节富于戏剧性。他常常将笔下人物置于极端严酷，生死攸关的环境之下，以此展露人性中最深刻、最真实的品格。

3.积极向上的精神

杰克·伦敦赞美勇敢、坚毅和爱这些人类的高贵的品质，他笔下那“严酷的真实”常常使读者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。

人物介绍

“他”

文中并没有提到“他”的名字，只是一直在用第三人称“他”来称呼这本书中的主角。他是一个被伙伴抛弃了的淘金者，在无尽的荒野中为了活下去而艰难地前行着。他身上受着伤，脚也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，而且还有一只病狼跟随他，等他没有反抗的力量的时候就吃掉他。他战胜了自己，也战胜了命运，最终得救。

病狼

它是一只脱离了狼群的病狼。它的身体非常差，但是它非常有耐心一直跟着“他”，等待“他”倒下的那一刻，以便可以吃掉“他”。它一路舔着“他”滴在地上的血水，在“他”不远处紧紧盯着“他”，慢慢靠近……

比尔

比尔是“他”的伙伴，在“他”受伤的时候抛弃了“他”。比尔对“他”没有同情没有怜悯。在“他”发现比尔的骨头时，“他”想到，如果换做比尔发现了我的骨头，大概比尔会吮吸它们。但是我不会。由此可见比尔自私自利的性格。

目 录

热爱生命·····	001
叛 逆·····	022
马普希的房子·····	043
监 狱·····	068
在甲板的天棚下面·····	083
老头子同盟·····	092
一块牛排·····	111
疑犯从宽·····	134

热爱生命

他们两个人一瘸一拐地、吃力地走下河岸，有一次，走在前面的那个还在乱石中间失足摇晃了几下。他们又累又乏，因为长期忍受苦难，脸上都带着愁苦、煎熬的表情。

他们肩上扛着用毯子包起来的沉重包袱。那条勒在额头上的皮带还总算得力，帮着吊住包袱。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来复枪，弯着腰走路，肩膀冲向前面，而脑袋冲得更前，眼睛总是瞅着地面。

“那些子弹我们藏在地窖里了，现在身边要有两三发就好了。”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说道。

他的声调阴沉沉的、干巴巴的，完全没有感情。他冷冷地说着这些话，前面的那个人只顾一瘸一拐地向流过岩石、激起一片泡沫的白茫茫的小河里走去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

后面的那个人紧跟着他。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脱掉鞋袜，虽然河水冰冷——冷得他们脚腕子疼痛，两脚麻木。每逢走到河水冲击着他们膝盖的地方，两个人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。

跟在后面的那个人在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，但是，他猛力一挣，站稳了，随后痛苦地尖叫了一声。他仿佛有点头昏眼花，一面摇晃着，一面伸出了闲着的手，好像打算扶着空中的什么东西。

站稳之后，他再向前走去，不料又摇晃了一下，几乎摔倒。于是，他就站着不动，瞧着前面那个一直没有回过头的人。

他这样一动不动地足足站了一分钟，接着，他就叫了起来：

“喂，比尔，我扭伤脚腕子啦！”

比尔在白茫茫的河水里一摇一晃地走着，他没有回头。后面那个人瞅着他这样走去，脸上虽然照旧没有表情，眼睛里却流露着跟一头受伤的鹿一样的神色。

前面那个人一瘸一拐，登上对面的河岸，头也不回，只顾向前走去。水里的人眼睁睁地瞧着。他的嘴唇有点发抖，因此，他嘴上那丛乱棕似的胡子也在明显地抖动。他甚至不知不觉地伸出舌头来舔舔嘴唇。

“比尔！”他大声地喊着。

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在患难中求援的喊声，但比尔并没有回头。他的伙伴干瞧着他，只见他古里古怪地一瘸一拐地走着，跌跌撞撞地前进，摇摇晃晃地登上一片不陡的斜坡，向矮山头上不十分明亮的天际走去。他一直瞧着比尔跨过山头，消失了踪影。于是他掉转眼光，慢慢扫过比尔走后留给他的那一圈世界。

靠近地平线的太阳，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。

这个人单腿立着休息，掏出了他的表。现在是4时，在这种7月底或者8月初的季节里——他说不出一两个星期之内的确切日期——他知道太阳大约是在西北方。他瞧了瞧南面，知道在那些荒凉的小山后面就是大熊湖，同时，他还知道在那个方向，北极圈的禁区界线深入到加拿大冻土地带之内。

他所站的地方，是铜矿河的一条支流，铜矿河本身则向北流去，通向北冰洋。他从来没到过那儿，但是，有一次，他在赫德森湾公司的地图上曾经瞧见过那地方。

他把周围那一圈世界重新扫视了一遍。

这是一片叫人看了发愁的景象，到处都是模糊的天际线，小山全是那么低低的。没有树，没有灌木，没有草——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辽阔的荒野，使人感到恐惧。

“比尔！”他悄悄地，一次又一次地喊道，“比尔！”

他在白茫茫的水里畏缩着，好像这片广大的世界正在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挤压着他。他像发疟疾似的抖了起来，连手里的枪都“哗啦”一声落到水里。

这一声总算把他惊醒了。他和恐惧斗争着，尽力鼓起精神，在水里摸索，找到了枪。他把包袱向左肩挪动了一下，以便减轻扭伤的脚腕子的负担。接着，他就慢慢地、小心谨慎地向河岸走去。

他一步也没有停。他像发疯似的拼着命，不顾疼痛，匆匆登上斜坡，走向他的伙伴失去踪影的那个山头——比起那个瘸着腿、一瘸一拐的伙伴来，他的样子更显得古怪可笑。可是到了山头，只看见一片死沉沉的、寸草不生的浅谷。

他又和恐惧斗争起来，最后克服了它，把包袱再往左肩挪了挪，蹒跚地走下山坡。

谷底一片潮湿，浓厚的苔藓像海绵一样，紧贴在水面上。

他走一步，水就从他脚底下溅射出来，他每次一提起脚，就会引起一种“吧唧吧唧”的声音，因为潮湿的苔藓总是吸住他的脚，不肯放松。他挑着好路，从一块沼地走到另一块沼地，并且顺着比尔的脚印，走过一堆一堆像突出在这片苔藓海里的小岛一样的岩石。

他虽然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却没有迷路。他知道，再往前去，就

会走到一个小湖旁边，那儿有许多极小极细的枯死的枞树，当地的人把那儿叫做“提青尼其利”——意思是“小棍子地”。而且，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，溪水不是白茫茫的。溪上有灯芯草，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，但是没有树木，他可以沿着这条小溪一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。他会翻过这道分水岭，走到另一条小溪的源头。

这条小溪是向西流的，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注入狄斯河的地方，那里，有一条翻了的独木船，下面可以找到一个小坑，坑上面堆着许多石头。这个坑里有他那支空枪所需要的子弹，还有钩钩、钓丝和一张小鱼网——打猎钓鱼求食的一切工具。同时，他还会找到面粉——并不多——此外还有一块腌猪肉同一些豆子。

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，他们会顺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。接着，他们就会在湖里朝南方划，一直朝南，直至麦肯齐河。到了那里，他们还要朝着南方，继续朝南方走去，那么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。

“让湍流结冰吧！让天气变得更凛冽吧！”他想，“我们会向南走到一个暖和的赫德森湾公司的站头，那儿不仅树木长得高大茂盛，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了。”

这个人一路向前挣扎的时候，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。他不仅苦苦地拼着体力，也同样苦苦地绞着脑汁，他尽力想着比尔并没有抛弃他，想着比尔一定会在藏东西的地方等他。他不得不这样想，不然，他就用不着这样拼命，他早就会躺下来死掉了。

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，至于没有吃到他想吃的东西的日子，那就更不止两天了。他常常弯下腰，摘起沼地上那种灰白色的浆果，把它们放到口里，嚼几嚼，然后吞下去。

这种沼地浆果只有一小粒种子，外面包着一点浆水。一进口，水就化了，种子又辣又苦。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养分，但是他只能靠它们来充饥。

走到9时，他在一块岩石上绊了一下。因为极端疲倦和衰弱，他摇晃了一下就栽倒了。他侧着身子一动也不动地躺了一会儿。接着，他从捆包袱的皮带当中脱出身子，笨拙地挣扎起来。

这时候，天还没有完全黑，他借着暮色，在乱石中间摸索着，想找到一些干枯的苔藓。后来，他收集了一堆，就升起一蓬火，并且放了一白铁罐子在上面煮着。

他打开了包袱，第一件事就是数数他的火柴。一共67根。为了弄清楚，他数了3遍。他把它们分成几份，用油纸包起来。一份放在空烟草袋里，一份放在他的破帽子的帽圈里，最后一份放在贴胸的衬衫里面。做完以后，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慌，于是把它们完全拿出来打开，重新数过。仍然是67根。

他在火边烘着潮湿的鞋袜。鹿皮鞋已经成了湿透的碎片。袜子有好多地方都磨穿了，两只脚皮开肉绽，都在流血。一只脚腕子胀得血管直跳，他检查了一下。它已经肿得和膝盖一样粗了。

他一共有两条毯子，他从其中的一条撕了一长条，把脚腕子捆紧。此外，他又撕下几条，裹在脚上，代替鹿皮鞋和袜子。接着，他喝完那罐滚烫的水，上好表的发条，就爬进两条毯子中。

他睡得跟死人一样。

6时，他醒了过来，静静地仰面躺着。他仰视着灰色的天空，知道肚子饿了。当他撑住胳膊肘翻身的时候，一种很大的呼噜声把他吓了一跳，他看见了一只公鹿，它正在用机警好奇的眼光瞧着他。

这个牲畜离他不过50尺光景，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鹿肉在火上烤得“滋滋”响的情景和滋味。

他下意识地抓起了那支空枪，瞄好准星，扣了一下扳机。公鹿哼了一下，一跳就跑开了。

这个人骂了一句，扔掉那支空枪。他一面拖着身体站起来，一面大声地哼哼。这是一件很慢、很吃力的事。他的关节都像生了锈的铰链，一屈一伸都得咬着牙才能办到。最后，两条腿总算站住了，但又花了一分钟左右的工夫才挺起腰，让他能够像一个人那样站得笔直。

他慢腾腾地登上一个小丘，看了看周围的地形。既没有树木，也没有小树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色苔藓，偶尔有些灰色的岩石，几片灰色的小湖，几条灰色的小溪。

天空是灰色的。没有太阳，也没有太阳的影子。他不知道哪儿是北方，他已经忘掉了昨天晚上他是怎样取道走到这里的。不过他并没有迷失方向，这他是知道的。

不久他就会走到那块“小棍子地”。他觉得它就在左面的什么地方，而且不远——可能翻过下一座小山就到了。

他摇摇晃晃地开始这一天的路程。他走着，不时停下来吃沼地上的浆果。扭伤的脚步子已经僵了，他比以前跛得更明显。但是，比起肚子痛苦，脚疼就算不了什么了。

饥饿的疼痛是剧烈的。它们一阵一阵地发作，好像在啃着他的胃，疼得他不能把思想集中在到“小棍子地”必须走的路线上。

他走到了一个山谷，那儿有许多松鸡从岩石和沼地里呼呼地拍着翅膀飞起来。它们发出一种“咯儿—咯儿—咯儿”的叫声，他拿

石子打它们，但是打不中。他把包袱放在地上，像捉麻雀一样地偷偷走过去。

锋利的岩石穿过他的裤子，划破了他的腿，直至膝盖流出的血在地面上留下一道血痕。但是在饥饿的痛苦中，这种痛苦也算不了什么。

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，弄得衣服湿透，身上发冷。可是这些他都没有觉得，因为他想吃东西的念头那么强烈。

而那一群鸡却在他面前飞起来，呼呼地转，到后来，它们那种“咯儿—咯儿—咯儿”的叫声简直变成了对他的嘲笑。

于是他就咒骂它们，随着它们的叫声对它们大叫起来。

时光渐渐消逝，他走进了连绵的山谷，或者说是沼地。

这些地方的野物比较多。一群驯鹿走了过去，大约有20多头，都待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来复枪的射程以内。他心里有一种发狂似的、想追赶它们的念头，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追上去捉住它们。

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，嘴里叼着一只松鸡。这个人喊了一声，这是一种可怕的喊声，那只狐狸吓跑了，可是没有丢下松鸡。

傍晚时，他顺着一条小河走去，由于含着灰而变成乳白色的河水从稀疏的灯芯草丛里流过去。他紧紧抓住这些灯芯草的根部，拔起一种好像嫩葱芽，只有木瓦上的钉子那么大的东西。这东西很嫩，他的牙齿咬进去，会发出一种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仿佛味道很好。但是它的纤维却不容易嚼。它是由一丝丝的充满了水分的纤维组成的，跟浆果一样，完全没有养分。他丢开了包袱，爬到灯芯草丛里，像牛似的大咬大嚼起来。

他非常疲倦，总想歇一会儿——躺下来睡个觉；可是他又不得

不继续挣扎前进——不过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急于要赶到“小棍子地”，多半还是饥饿在逼着他。他在水坑里找青蛙，或者用指甲挖土找小虫，虽然他也知道，在这么远的北方，是既没有青蛙也没有小虫的。

他瞧遍了每一个水坑，都没有用。最后，到了漫漫的暮色袭来时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小鱼。他把胳膊伸下水去，一直没到肩头，但是它又溜开了。于是他用双手去捉，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浑了。正在紧张的关头，他掉到了坑里，半身都浸湿了。

现在，水太浑了，看不清鱼在哪儿，他只好等着，等泥浆沉淀下去。

他又捉起来，直至水又搅浑了。可是他等不及了，便解下身上的白铁罐子，把坑里的水舀出去。

这样过了半小时，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。剩下来的连一杯也不到，可是，并没有什么鱼。他这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，那条鱼已经从那里钻到了旁边一个相连的大坑——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。如果他早知道有这条暗缝，他一开始就会用石头把它堵死，那条鱼也就归他所有了。

他这样想着，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上。起初，他只是轻轻地哭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啕大哭，后来，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。

他升起一蓬火，喝了几罐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，并且照昨天晚上那样在一块岩石上露宿。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，并且上好表的发条。毯子又湿又冷，脚腕子疼得在抽动。

可是他只有饿的感觉，在不安的睡眠里，他梦见了一桌桌酒席和一次次宴会，以及各种各样的摆在桌上的食物。

醒来时，他又冷又不舒服。

天上没有太阳。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空变得越来越阴沉昏暗。一阵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，初雪铺白了山顶。他周围的空气越来越浓，成了白茫茫一片。

天上下的一半是雨，一半是雪，雪花又大又潮。起初，一落到地面就融化了，但后来越下越多，盖满了地面，淋熄了火，糟蹋了他那些当做燃料的干苔藓。

这是一个警告，他得背起包袱，一瘸一拐地向前走，至于到哪儿去，他可不知道。他既不关心“小棍子地”，也不关心比尔和狄斯河边那条翻过来的独木舟下的地窖。他完全给“吃”这个词儿管住了。

他饿疯了。他根本不管走的是什么路，只要能走出这个谷底就成。

那天晚上他既没有火，也没有热水，他就钻在毯子里睡觉，而且常常饿醒。这时，雪已经变成了冰冷的雨。他觉得雨落在他仰着的脸上，给淋醒了好多次。

天亮了，又是灰蒙蒙的一天，没有太阳，雨已经停了。

刀绞一样的饥饿感觉也消失了。他已经丧失了想吃食物的感觉。他只觉得胃里隐隐作痛，但并不使他过分难过。他的脑子已经比较清醒，他又一心一意地想着“小棍子地”和狄斯河边的地窖了。

他把撕剩的那条毯子扯成一条一条的，裹好那双鲜血淋淋的